

我是臺大醫學生的那些日子

文・圖／張天鈞

由於高三那年廢除了保送制度，大家都要參加大專聯考，放榜那天我正好爬到龍眼樹上去，大哥從樹下走過來對我說：「你考上了臺大醫科第二名」，我趕快從樹上滑下來，因為覺得現在生命有價值多了。1968年暑假一過，就到臺灣大學報到，那時教官問我要不要加入國民黨，我說考慮看看，他叫我去旁邊站了30分鐘。我心想現在應該可以繼續註冊了吧！沒想到他問我說：「你考慮的結果怎麼樣？」我說：「不加入。」他很生氣的蓋了章，我想如果當時同意，說不定現在是大官哩！

大一要選體育課，不過很遺憾的是，可能因為我的手腳太慢，當時我能選的就只剩太極拳。那時心想，年紀輕輕的，選了這個溫柔的運動，實在有夠奇怪。大學畢業後，下了部隊打的是「莒拳道」，可就十分剛勁有力，虎虎生風。不過現在年紀有點大了，走路可就不那麼健步如

飛，才體會當時老師跟我講的一句話：「吃老你就知」。

當時醫學院的一、二年級學生都在校總區上課，由於課程新招不多，所以就很有空可以畫圖。大一上學期，我就加入臺大美術社，那時的學生活動中心外面還是一片稻田（圖1）。當時我們也常常到淡水去寫生，我畫了一幅圖，有一個路過的女生問我說：「可不可以送她？」可能是她長得不怎麼樣，我竟然很堅定的回答：「不可以！」

大學三年級起，就要到仁愛路的醫學院上課。好日子暫時結束了。當時，大三要上解剖學課，12人一具屍體，撲鼻的福爾馬林味，再加上我負責的是一條大腿，味道感覺有點像叉燒肉，因此，上解剖學課那一學期，我去餐廳吃飯，叉燒肉都給隔壁的同學吃。

在考試的時候，我們還要跑台子，骨頭綁著



圖1：學生活動中心外面的稻田。



圖2：「寂寞」。

一條線，我們則要說出線那一端是什麼東西。寄生蟲學也是一樣，要看顯微鏡下那是什麼蟲下的蛋，而且時間只有30秒，就要到下一個位置。幸好那時大家都還年輕，如果現在去考，可能會心臟病發作。

大三有一堂課，叫做生理學，是在沒有窗子的圓形教室上課。因此我們除了筆以外，還要有一支小手電筒才好抄筆記。我們有一位生理學老師，是中研院的萬家茂教授，我會舉手發言說，老師您講得太快，有時候也會跟他說，老師您教得太慢。老師竟然沒有生氣，還很高興的跟我說：「以後你如果發現我教得太快或太慢，請隨時告訴我。」後來萬家茂教授還成為我的博士口試委員，很遺憾的是，後來他有一天突然心肌梗塞過世。

大四上藥理學，要背的東西很多，不過，我現在給學生上課，有時候提早到教室，會坐在教室後面聽藥理學的老師怎麼教，才發現當時覺得藥理學這麼深，原來是教的內容太多了。

另外有一堂課，是病理學，這一門課，主要是在顯微鏡下看東西，還蠻有趣的，不過，負責幫忙病理解剖的那一位先生，腰前纏著塑膠圍裙，我們覺得他看起來很像屠夫。

進入大五以後，輕鬆的時候又到了，因為大五跟大六，主要是實習課，並不會太吃重，又有時間畫圖。那時候，我常常回到臺大美術社去幫忙作海報，而且社友還一起說，要去參加全省美展，於是我就畫了一幅圖，名為「寂寞」（圖2），是一個瘦削的女人，前面有一匹白馬、一朵鬱金香和一隻蝴蝶。這張圖現在看起來，還是非常有味道，可是卻得不到評審委員的青睞，那一年參加比賽的所有社員，全部繳羽而歸。

臺大醫學院的美術社團，叫做綠野社，我從大三起就參加這社團。大五那年，有一位叫做洪美瑱的女生，說要參加綠野社，我就幫她填社員證，當時也沒有什麼深刻印象。

1973年4月2日，綠野社的社員，一起去松柏林烤肉，有同學的水準實在不怎麼樣，因為他一面用鍋子煮湯，旁邊則吊著臭襪子來烤乾。那時



圖3：醫學院5年級時，我和美瑱在醫學院生化學科前。

候我們的美術老師是林惺嶽，他穿著白色西裝來，看到我們髒兮兮的坐在地上，就問說，在凱薩琳餐廳好還是這裡好玩，回頭就走了。顯然年輕人的快樂，和年紀大的人是不一樣的。另一方面，老師大概也怕弄髒了他的白色西裝。不過現在我年紀大了，也不會想要去露營。

由於露營的關係，和當時也是綠野社社員的洪美瑱聊了一個晚上，其實大部的時間都是我在講，她在聽。當時跟她吹噓我偉大的人生規畫，就是以後要開業賺大錢，然後樓上做畫室，樓下做診所，病人來了就下來幫他們看病，這樣既賺錢，又兼顧興趣，人生多麼寫意（圖3）。不過事後證明這都是胡扯，我既沒有開業，也沒有賺大錢，還留在臺大醫學院，教書到現在。

1974年的暑假，我們舉起右手對著院長宣示，唸著醫師誓言，開始進入實習醫師的生活（圖4）。我記得我們那一組，我是組長，有十多個人，我們先到小兒科實習。當時病歷摘要必須由我們打字完成，再加上其他工作，十分勞累。



圖4：美瑛與實習醫師的我。

而且小兒科位在西邊，夕陽西曬，全身流滿了汗水。有女同學適應不良，就休學了。當時還有同學怪我沒有好好照顧這位女同學，我說自顧不暇，哪來多餘時間照顧。

當時的實習醫師，必須要親自為病人靜脈注射藥物，一大早，就要抱著一盤用布包著的玻璃注射筒，上面標記著床位和姓名，我們依照這些標記，幫病人注射。如果打了好幾次還打不進去，只好呼朋引伴，請鄰近同學幫忙。

實習時，我們還要幫新生兒從腳底扎針，驗血中的膽色素，以免新生兒因為黃膽太高而傷了腦子。由於半夜的時候也要作，必須經過4樓昏

暗的木板長廊到實驗室。由於曾經有內科教授自殺，一個人在半夜，踏著木板的長廊，發出喀喀的聲音，心裡有點發毛。

在各科實習當中，印象最深刻的，是皮膚科的陳登科教授，他坐在高高的椅子上，兩手張開報紙，病人來時坐在他的前面，他迅速將報紙移開，看了一眼，馬上做出診斷，就交代我們開什麼藥物，然後又繼續看他的報紙。我覺得當這樣的醫生真輕鬆（註：後來他果然活了98歲），憑我畫圖的武功，我也有能力快速做診斷。因此，就告訴女朋友說：「我將來也要當皮膚科醫師。」她在1974年11月6日花了450元，買了一本彩色的《皮膚病治療指針》送我，這在當時是很貴的。後來我當兵回來，真正選志願時，卻怕別人認為我的成績不好，還是選內科。雖然現在仍不後悔，但時代變遷，現在要當皮膚科醫師，可是需要第一名畢業。

我另外一個喜好是精神科，可是在精神科實習的時候，問診完畢，病人竟然把門壓著不讓我出去，我要開門，他竟然折我的手指頭，我覺得這太危險了，還是不要做精神科醫師（圖5）。

1975年6月畢業典禮那天，媽媽去參加，我還帶她去參觀臺大美術社。



圖5：1975年1月3日的墨水筆自畫像。

人生在奮鬥時，覺得時間特別長，回憶的時候日子卻特別短。無論如何，我在臺大的學生生涯，現在回想起來，還真精彩。[圖]

張天鈞小檔案

臺大醫學院內科教授、特聘教授。臺大醫學系畢業，臺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。專長甲狀腺及內分泌學疾病之診治，主要成果有：甲狀腺疾病之細針吸引細胞學診斷及其與預後之關係，甲狀腺眼病變致病機轉及治療，甲狀腺機能亢進症（葛瑞夫茲氏病）遺傳基因研究，輻射鋼筋污染之建築其對甲狀腺之影響，甲狀腺未分化癌再分化方法之研究等。曾任中華民國內分泌學會理事長。